



## 張光雄(CHANG,KUANG-HSIUNG)

出生：1952年

### 簡歷

- 學 歷：
- 臺中市立西區忠孝國小畢業
  - 臺灣省立臺中第二中學初中部畢業
  - 臺灣省立臺中第一中學高中部畢業，第 51 期（光復後第 31 屆）校友
  - 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學士
  - 中國醫藥大學中藥研究所藥學碩士
  - 東京醫科大學醫學博士
- 經 歷：
- 明通化學製藥公司總經理
- 現 職：
- 明通化學製藥公司董事長
  - 臺灣張廖簡宗親全國總會理事長
- 榮譽事蹟：
- 高雄醫學大學藥學院傑出校友
  -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院傑出校友
  - 致力經營明通化學製藥有限公司，以「葫蘆」為公司標記，用「懸壺濟世、維護健康」的經營理念提供優良藥品，在中、西藥、保健食品、生物科技、中草藥研發等各項領域，以完善的設備和嚴格的品管，提供更好的服務。

# 充

# 實之謂美

—— 求學經歷與一中剪影

從小父親經營藥廠，雖然父母親正式學歷不高，但也十分重視子女教育，尤其認為書法習字能夠陶冶性情、豐富內涵，便聘請于右任的弟子、書法名家唐濤，每星期日到我們在平等街的老家教我們兄弟姐妹書法，一直從小學教到高中。



高三畢業照



高一暑假參加救國團橫貫公路縱走

在臺中一中三年期間，我是超級乖乖牌，準時上下課，不遲到也不請假，只記得幾乎每天上補習班補習數學、英文，功課都是自己完成，考試成績沒有名列前茅，也沒有補考，也沒有什麼優良事蹟或豐功偉業。有時喜歡和讀初中部的弟弟騎腳踏車比賽誰先到學校，從我家平等街走到底就是中山公園了，接著有左右兩條路可以選擇，往左到三民路，往右到雙十路；那時學校腳踏車棚在靠雙十路側，對面是自來水公司，明明走雙十路北門比較快，弟弟偏偏要騎到三民路，我總是笑他多繞一大圈。偶爾不知哪根筋不對勁，我們就用走的直接穿越公園，經過省中圖、游泳池、美國新聞處、市長公館，從育才街大門進到一中紅樓。那時候學校最主要的建築就只有紅樓，操場後面還有初中部的教室，更後面是教職員宿舍，都是一樓平房；我弟弟是末代一中初中部學生，他畢業以後教室也隨即遭拆除。記憶中的老師們管教相當寬鬆，也少有特別令人懷念的；但有位國文老師楊念慈，筆名楊柳岸，山東人，是軍旅出身的小說家，自己曾讀過他一兩部作品，但印象也不是很深，最近知悉楊老師高齡九十三歲去世的消息，不禁有人事已非的感嘆。

因為父母希望能未來有個兒子接手藥廠的管理，大哥沒有念藥學，沒有接班的念頭，甚至媒人找來的女方個個都是藥師，也都被他斷然拒絕，於是長輩的期望便落到其他兄弟身上。1970年我從臺中一中畢業，聯考後選填志願時，父母剛好出國考察，自己也沒想太多，就依照姊夫的建議填，一直從醫科、藥學系填下去，最後考上高雄醫學院藥學系，也算是符合長輩們的期待，父親也不用再為了沒人接班而煩惱了。

# 點滴在心頭

## ——學術研究與奮鬥人生



1974 年高醫藥學系畢業後，很容易就通過藥師國家資格考，在等待當兵期間（因為沒有考上預官，所以比較慢入伍），有一天家父與省衛生處胡惠德副處長聚餐，席間要我前去拜見長官，就這樣隔天就糊里糊塗去省衛生處藥政股上班六年直到至 1980 年（期間還留職停薪去當兵一年多），在公職期間，遇到中藥本草大師那琦恩師，才有幸進入中藥本草的殿堂，並考入中國醫藥大學中藥研究所鑽研中藥藥理，1980 年獲頒藥學碩士學位。在研究所期間，我認識了日本東京醫科大學藥理學教授澁谷健，多虧他的引薦使我不用經過教育部辦的留學考也可以到日本留學，於 1980

年 10 月進入藥理學教室研究中藥藥理，於 1985 年獲頒醫學博士學位。

與內人是高醫的班對，她對課業相當認真又專心，我服完兵役後即與她結婚。婚後為了製藥廠，內人在父親的鼓勵下通過中醫師的檢定及中醫師特考，甚至於在老爸不幸於 1980 年心肌梗塞過世後，更一肩分擔製藥廠的品質管制重責，讓我毫無後顧之憂的繼續前往日本深造；但最讓人感動莫名的是內人對兒女的教育與照顧，讓這一對兒女目前都已經從美國 UCLA 及臺北醫學大學畢業並取得醫師資格正執業中。

這一路由從事公職到繼續向藥學、醫學專業領域深造，可以說都是「無心插柳成蔭」，像是我到省衛生處磨練自己的行政能力同時也建立好的人脈，或是受那琦老師的啟發引領我投入中藥研究，或是因澁谷教授一句「你想不想來日本留學」促成我赴日攻讀博士。自這些歷程中我體會到貴人提拔的重要，種種皆應驗了家父常訓勉的「捌人卡贏捌錢」的話。

家父出身自西屯庄水堀頭的農家，早年生活清苦，錯過求學機會的他，16 歲就在藥房做學徒，學習、工作都比別人用功，才在 22 歲拿到中醫師資格。在 1935 年以前，他就在西屯成立了日通堂製藥所，領有總督府的賣藥製造許可證。至於為何公司現在叫做「明通」，





主持臺灣張廖簡宗親全國會員代表大會祭祖典禮

則是最近透過長輩口述才真相大白。二戰末期，美軍轟炸臺灣本島，鄰近當時機場的西屯地區自然成為重點轟炸目標，於是父親將日通堂製藥所遷往埔里，打算以日通農場為名義經營香茅油工廠，但日本警察認為「日通」這名稱

已經使用過，遂命令改名為「明通」，可見公司的命名者乃是日本警察，而且與種植香茅也有一段淵源。

八十年來，明通製藥以葫蘆為標記，秉持「懸壺濟世、維護健康」的經營理念，持續從事高品質、高效益中西藥研發製造。臺灣許多知名藥品都是明通生產，像是電視上耳熟能詳的「治痛丹散」與「治痛單」液，還有早年幼兒蛔蟲藥「愛兒菜」。治痛單其實是不折不扣的西藥，在早期藥品名稱管制特別嚴格的年代，為了避免民眾對「丹」產生「仙丹」的錯覺，政府規定不能再以「治痛丹」申請字號，只好取其同音字「單」，將錯就錯沿用至



與兒子一家全家福

今，成為趣談。至於愛兒菜因為臺灣醫療衛生的改善，幼兒的蛔蟲病逐漸絕跡，早已停產。有趣的是，有一次去雙十路的懷舊主題餐廳「香蕉新樂園」，店裡貼有明通五十年前的古董級手繪海報，老闆還說那是私人收藏，堅持不讓顧客拍照，殊不知我就是明通的董事長。

現在明通的藥品也有外銷到日本、大陸、歐美、澳洲，其中有些品項成為日本的健保藥品，近來亦生產保健食品和投入中藥草的研發。藥品製程一直都是公司十分謹慎的部分，有一次接到來自日本的投訴，是一個老先生聲稱

他的藥水裡竟出現蟑螂，很生氣地要我們公司調查是製造、包裝還是運輸的過程中掉進去的，結果我們還把蟑螂寄到興大昆蟲系分析，教授判斷這種蟑螂是日本才有，臺灣沒有，最後證實是老先生吃完藥忘記蓋上蓋子，才讓蟑螂跑了進去。雖然是場誤會，但也提醒了我們公司要更慎重地為品質把關，尤其是看待法規千萬不可馬虎，以免辜負了消費者對明通長久以來的信任。



明通公司在加州 Oakland Chinatown 的辦公大樓



# 欲窮千里目

——自我實現與回饋社會

父親在世時有幾句座右銘，有的成為我一輩子受用的至理名言，這裡分享他常講的兩句臺灣諺語——「捌人卡贏捌錢」與「聽序大人的話」，期與學弟妹共勉之。

「捌人卡贏捌錢」，「捌」就是臺語「認識」的意思，這句話是說一個貴人影響你一生的程度可能遠遠大於一筆財富，年輕時不要急於追求財富，要去建立你的人脈網絡，才能集結眾人的力量幫助你造就卓越的成就，要不是在從事公職期間認識了許多貴人，我可能想不到自己有天會繼續念研究所，獲得碩博士學位。

「聽序大人的話」也是讓我很深的感觸；「序大人」即是父母親，聽父母親的話也是一種孝順的表現，不是說一味地服從、不敢違逆父母的命令，而是說做爸媽的自然會急切盼望子女走向正途，所以給予叮嚀是希望子女省去嘗試錯誤，免得子女付出過多的代價。每當老爸在感嘆子弟都沒能按照他的期望，考取藥師並回來接管他所創的藥廠企業時，那句「養兒莫非是相欠債」的嘆氣，我現在回想起來都格外地感傷……。所以，正值高中時期、年輕氣盛的你們，在極力主張自主權之餘，也別忘了顧慮父母的感受啊！



與扶輪社友訪談



明通製藥大樓